



00938

朔堃山人集卷二

文類

古對君耕著

王母黃太恭人墓志銘

嘉靖己酉冬十一月乙亥定國將軍主公繼配黃太恭人卒時將軍物故者二紀于茲矣將軍之葬也家大夫爲之志銘至是子麒以恭人志銘請大夫以命畊而曰徃余志將軍有遺行疑事云爾爲足明之請遺事曰將軍在保定也有魏之燕石者不受人曰石

朔堃山人集卷二

一

也將軍曰君子比德辭玉爲寶吾德薄敢徵石乎千家營之役將軍爲西路叅將鎮兵戰稍却則走叩他壁門門開多爲虜所乘將軍身自斷後曰自陣歸者懦卒也宜取其首不納叩壁門者故不爲虜乘請疑事曰將軍事親孝其罷兵歸也無何而母高恭人卒又無何伯子麟天將軍蓋重傷之亦無何殞三世十年不永人世余嘗謂天道難恃今將軍卒二紀矣仲子紹業著績馳譽恭人不獨孀節重內政撫諸孫雍雍肅肅爲世範馬夫修短數也人孰不死者將



軍者可謂瞋目矣。咈拜受命。志曰：恭人黃姓，上谷茂族子也。始將軍喪，蔣恭人時已器宇大成。三黨軍之繼室以恭人無不喜，且賀。有將軍掌衛政碌碌簿書，分閫保定。番上邊塞，叅西南路將壇間關戎馬。恭人備警戒，勤佐理。固內顧，馬將軍之卒也。伯子先天既又季子，駿天恭人敦譬，仲子嗣父胤任。

國事惟慎，無駸孤瀕。有成，伯子在時有輸于官，未足輸。既卒而官督之，恭人呼仲子曰：汝宜以祿償。故仲子服官不受祿者垂三十年。恭人曰：是猶負。

國家也。汝有望乎？對曰：不敢。今歲秋虜警，報至，仲子以衛使攝城守。恭人命曰：謹烽埃，嚴啓閉，吾逮事爾父。見其臨事懼也。虜退而疾作，至冬而大漸。是誠失贊母也。然恭人生成化乙未，事將軍者三十三年，撫孤者二十三年，爲年七十五，不爲不壽。而鄉人以閨門之真也，稱將軍有身化。仲子之聞也，稱將軍有遺訓。諸孫之立也，稱將軍有陰德。蓋皆于恭人乎？取之是可尚也。已三子皆恭人出，仲子即麟，娶昭勇將軍懷來城守女。其大父爲遼陽副總兵官，定國孫也。蓋



嘗以兵法授將軍者孫舅三仲出二長曰澄次曰清季出一即顓女一亦仲出畊以女媀澄故于恭人為通家子悉厥徽音又家大夫命以足明將軍遺行疑事也敢遂銘曰叢德遺名晉報遺榮遺名者嗣遺榮者嗣德嗟恭人載考其成亦既婦道亦既牙程瞻顏不覲同此佳城

明定國將軍宣府南路右叅將章生墓表

於戲功存外侮銀鹿興懷志在四方而大風起詠漢崇武烈弓劍斯藏唐重元勳祁連示象蓋能龍之士

不二心之臣生踐殊階死重休問所謂千祀有聞于世必宥者也此定國將軍章公之卒所以哀感薦紳情均部曲戰場不改見者潸然壘樹猶存行路悵悵則夫列真石以紀實表佳城而示後不亦宜乎公諱鎮字載寧鳳陽壽州人也厥出李姓遠祖智旺仗劍豪傑身際雲龍之會高祖爰建牙、朔漠功存帶礪之盟受眷

文皇帝賜姓今氏箕裘未廢闕闕相傳四世以來令人斯作是為都閩公公之父也分守塞垣若掌戎政聽



理則吏事精明出納而秋毫無犯公于庭趨色養所得可知惟公粟辰象之靈體川嶽之秀氣蘊風雲身揭日月喜怒不形于色貳遷罔見于身因心必盡道首人倫率由斯至行該百善方其髫髻之年實總克家之任嚴君遠宦內顧不遑門族膺弘酬應無已慮心定志悅親懷踈闔瑣籍之以為重千里不言而斯乎迫其束髮從戎壯齡紹業遂專衛政屯戍生春繼守飛狐鎖鑰惟囿騁鷓鴣而翔卒就擒落雲州而捕虜為最隨其所任縛有聲稱以嘉靖戍戍擢宣府遊

擊將軍受命以趨國容不入臨事而懼盡敵為心即以所部與虜戰于宣府城北之姚家莊衆寡既不相致兵將又非素識倉卒合戰志不求全然雖中矢傷臂而賈摧堅逐北固已馳聲閭巷雄步邊塞矣及夫軍令既申尚寶督陣士無旋踵功收拒虎之夫茲不虛鳴命中射鷗之手虜氣大沮旋即解散由茲知勇再剖虎符參將專分闡之權南路居本邦之重憤四郊之多壘中夜九迴思北伐之無人當食三嘆爾乃地利是先詢周險阻人和為重謀遠芻蕘器國利割



膏以明然即于其年虜寇大至山谷為移疆場四震  
星飛羽檄客兵赴援以無功甲積丘山主師堅壁而  
不進公則義檄于中氣形于外屯步卒于東山用分  
其勢仗精騎于南嶺以截其歸又以所部力單馳至  
桃花村謁主帥乞師不允乃衝敵南下橫擊虜鋒雷  
電驟施首尾不救斬七十餘級夜多疑火徧滿諸山  
晝則揚塵縱橫百里虜心疑駭一夕幕烏昔劉琨長  
嘯走胡騎於中宵曲逆奇謀脫漢高于月暈方之于  
今有慚沮矣於戲明興百九十載推轂養兵西北為  
不緣斯沮而

國家懋功之典可深惜也罷兵而絕口世事弄孫課子  
督耕省耘而已霸陵有尉忽射虎之將軍大樹無情  
鬱抱薪之主簿方斯授匣劍于老臣專凶門于宿將  
洗兵魚海虜休屠祀天之金人躍馬龍庭絕幕北無  
王之鳴鏑而乃遭疾彌留鄉馬大漸以嘉靖乙巳九



月辛巳卒得壽六十有一里悲巷泣豈曰無私初  
武廟邊巡都閩公實充供頓事多卒辦鮮立形迹已而  
為文吏所繩幾陷法網公甫入官即懼茲變萬方陳  
訴百爾申理叩闕上書心抱提繫之痛籲天求代  
賜回王哀之寃竟獲殊恩特見昭雪都閩公既歿奉  
祭咸禮思祖武之宜繩坐以待旦念

君恩之不易豈徒生而乃值邊庭多事之秋士馬彫  
殘之甚馳驅盡瘁戎令惟嚴受鉞三年三戰皆捷可  
謂忠孝兩全君親不負者也余嘗謂公平生有二難

三絕為不虛也夫幹墨于剝落之餘家聲大振敵愾  
于倉皇之日

國勢益尊而違節本鄉桑梓並庇蹠血遠地京觀斯成

杜門而子姓皆才解任而部曲咸貴豈非難哉他若  
盡心以奉上坦懷以接人奕思之精秋壑讓巧取睽  
之妙流睇推先性不解飲而良朋滿座家無贏貲而  
食客知恩則其餘事也以十一月壬申葬蔚城南宋

家莊之新阡公卒前一夜是莊有殞星之異及是驗

云既葬府別駕萊陽千公城昭勇將軍君庸周公郡



大夫長沙袁公與予輩內外親友若而人及諸鄉耆老舊部曲者感逝川之難返天不憖遺痛殘虜之猶存人先云瘁爰刊茲石冀永徽音像在麒麟何忝即圖之贊身騎箕尾可無表墓之題知見為深辭旨無諂其銘曰矯矯虎臣國之司守身負于盾手援齊斧有仇在近時踐我田嗔目四顧孰當我前三駕以爭力疾而鼓誓取名王日以猗虜于姚之役躬自臨衝拔矢更進曾不捫會尚寶奪旗桃花卷甲置死而生是在兵法難定者天不覺者節何功而侯何修而

朔方集卷三

七

孝桑榆奮翼前變鏗據謂天助順星殞營壇胡虜在北馬首惟東玄壤紫氣萬古長封牲石載銘聲華高揭嗣子平胡徵是歲月

明肅寧縣學教諭東村先生墓志銘

先生余姓諱懿字克平東村別號也其先江西南昌人高祖謙從軍戍邊隸萬金都司蔚州衛伯祖澄伯琮累軍功至所百戶故先生遂為蔚州衛人先生早喪父母高夫人勤苦成立之始高夫人謂其二子曰吾欲吾門之大而不忍堂之罄也遣先生從師學次



公鎰事家人產習貿易先生卒以明經入官次公亦  
貴雄于鄉號巨室故蔚人稱高有先識先生兄弟善  
繼志云先生少有資性省悟過人蚤補廩生走科賢  
望然卒不解以嘉靖丁酉貢至都于時在儀曹徵明  
之先生曰今下僚惟博士負不失已以是知先生欲  
就師席既而受昌平州訓導昌平地瘠而俗薄先生  
安之恒曰助貧莫若儉操持苦甚甲辰擢肅寧縣教  
諭乃書寄次公曰肅寧薪水頗易無憂吾不足也今  
年二月丙辰偶學舍旋於先生驚趨走視之即得疾

不語次日卒於戲重傷人邪其偶然邪距生成化丁  
未為壽六十有二先生娶孺人李氏生二子長之屏  
予姊丈也先生卒次之翰奔迎先生喪還蔚謀以  
四月辛酉葬祖原次公持杖來乞銘嗟夫予先生姻  
家子也知先生履歷為悉其何可辭然予又能知先  
生大者不履歷已也蓋先生少以母夫人命與次公  
析居云自念學業不兩立舉所析付某者治生事  
某即李孺人弟也數奇少死亡棄殆盡先生坐是因  
自李孺人不能無憾辭而先生處之裕然親禮如故



時次公已浸浸巨賞矣適所為新廬成意欲迎先生  
入同居之于是李孺人及二子輩咸以為難先生曰  
夫非吾弟也哉而非吾廬也即日移入同居二十載  
無間言於戲魯道既衰洙泗斷斷而孔子傷之豈不  
以少者飾匪衷之遜固乖服力之誠長者存不足之  
嫌亦非自嫌之道也邪若先生者共夫子之所望而  
欲見者乎世固有畦分同氣爾我簞食自以為狷介  
斷斷者銘曰

貞之程以鑒乎物之情忠之屬以敦乎薄之俗若先

生者百世而下尚孰不禮其丘而抔土之是憂邪  
明胡孺人墓志銘

孺人葉隱君子張西屏繼配也張氏祖諱某者自代  
徙藁三傳而有乃翁號恒山兩伯仲乃翁號仕懷慶

府別駕有廉聲恒山至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卓然為  
世名臣于是張氏大顯西屏別駕公仲子也別駕公  
沒尚書公子新齋君尚未生子諸姪西屏兄東屏君  
出則侍尚書宦邸歸則理農業若商賈贊而西屏獨  
閉戶誦讀能為歌詩交于詩人張崑崙崙崙崙氏善



之子是文苑知有張西屏論者謂張氏繼顯在西屏  
雖其王父封尚書乃祖號翁亦云西屏喪卻孺人乃  
祖號翁為求繼內族外姻咸曰胡氏女賢故西屏委  
禽孺人夫以顯族為愛子求佳偶惟宜孺人則孺人  
家世貧性可知也孺人既歸西屏事王父母得歡心  
處妯娌無間言待女僕有恩雖尚書公亦時時向人  
曰仲姪有奇氣須新婦成之孺人有遠識不徇時態  
蓋數年而為西屏置側室者三又數年而西屏得子  
女三西屏因塲屋以貴入國學卒業雅志不歎仕成

其夙尚稱隱君子婦蓋孺人也歲壬辰余為黨令其  
時尚書公在里竊聞孺人如此越十九年辛亥余為  
河間以便過彙西屏出郊迎會僕來報孺人疾大漸  
西屏倉皇歸即其日卒五月丙申也空生弘治乙酉  
為壽六十有三于是西屏以銘請且曰仁君舊為黨  
志取善不遺使之子不獲銘人其謂為仁君棄也余  
哀之且念世之知孺人者不悉其大夫婦人無外事  
內言不出足矣乃若聽性相成柔剛以濟則有相之  
道存焉何者西屏既大族尚書晚有子昆弟衆笈櫛



僕頽頽又新齋君宦遊久不獲與西屏面于是彼此不能無異同孺人卒調護之不使相對孺人疾在床而僕輩小有言孺人間之叩心痛比疾篤呼西屏以為囑至再四故西屏哭孺人過慟感夫婦大故且重傷昆弟也於戲西屏知所以不死孺人矣爰待余言孺人父瑄為新泰丞祖宣舉鄉進士乃祖號翁諱某別駕公諱子騏尚書公諱子麟東屏名九韶新齋名九鼎西屏名九經西屏子名懋仁聘石氏女二長適劉生化舍次在抱孺人以嘉靖壬子某日某日葬城

朔林山人集卷二

一一

西武家莊之原從王母也銘曰

兄弟急難是曰懿親夫婦濟美宜其家人令德令儀生既相之載戒載言死日塋之嗟西屏宜爾乎思宜爾乎悲

明故馬孺人墓志銘

嘉靖二十有八年七月乙酉葑南村先生配馬孺人卒先是南村營樂丘于葑城東卧牛岡既成而有孺人之變于是孺人先之葬有日南村問其姻家子尹耕曰宜有銘不對曰有南村因以銘屬尹耕問狀南



村泣曰妻姓牛氏成化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指揮諱緼子也家惟閭閻性復和淑昔先君以余絕  
乳子也虞其立故委禽焉孺人年十六歸于余迄今  
四十七年為壽六十三而死生子男二潞沂女四有  
庶子男二淪沂女四始先君囑余曰有室莫內顧而  
余偕伉儷四十七年也未嘗見其疾言怒容余年垂  
耳順宗族日以親姻姪日以厚隣比閭黨未嘗有惡  
聲至私心賴之雖談甲乙者亦往往曰妻于勝余余  
籍之妙今而棄去其喪余也夫然前年潞喪今年沂

朔林山人集卷三

十一

又屬疾則妻業神亡久矣蓋不于今日始喪余也于  
是尹耕失聲曰余猶記先宜人之言也姻家內助惟  
馬孺人適厥中次妹室沂恒目之曰他文吾憂之此  
不憂姑賢是恃也迺今孺人死耶去歲殊語余曰姑  
夢母遷移君今年改厝先宜人而孺人計至又先  
宜人改厝擇地得山人胡思岩者南村樂丘亦然則  
巧謂同移居者信耶化者信有知矣即有知二分同  
遊地下語話平生乃不知余兒女子輩悲耶知之  
將復憂妹失恃耶志曰徃余知孺人則不以人言也



蓋南村幼學為賈云壯棄去為農晚事詩書延師訓  
子姓蔚人稱少俊者曰官人長曰太儒行者曰先生  
故南村始稱五官人繼稱五丈今稱南村先生也許  
少亦習為賈長亦棄去事詩書良墨翰為禮部印局  
生沂又郡庠為弟子員繼以貲為國子生蔚人富室  
鮮慕文事求婚筮族三子晚皆就學而沂復婚余  
家也又蔚人置妾率以癡必嫡亡難其繼或不子或  
夫始反目孺人出有二子四女年甫三十即為南村  
置側室者三人出二子四女而又與南村交相愛至

朔山八集卷二

斑白也又蔚人以損老嬰懷中歲寡落髮夕相些是  
南村自棄賈皆不替又業農農務勞教子儒無大顯  
貴濟復早卒孺人不心憾色愠日勸南村勉所未至  
延師誨許子負圖負書負疇讀求良乳媪食沂子九  
九諄諄至疾革也凡此其大者而亦不為更求其細  
矣銘曰觀婦以夫觀毋以子履變為常慎終如始若  
儒人者吾無間然矣南村名鏜蔚茂族也許婚蔣氏  
女沂吾妹女長嫁千戶陸斌次嫁千戶許澄又次嫁  
指揮陸動又次嫁千戶崇守爵庶女長嫁舍人鄒煥



次許聘張承志

武長公暨室魏王兩孺人合葬墓志銘

長公諱志洪世為蔚人父寬大父德全潛德不仕至長公家迺愈貧長公生而謹慤長而敦朴既受室魏孺人謀曰曷養惟曷育惟業吾不德不獲祿然見世之坐墮斷鼓刀筆致贏餘者心扭捩焉其惟力田乎乃退而耕諸城西之野城西土膏宜稼墾播糞糶皆為隣阡取法孺人黽勉相之十年而足贍再十年而厚積三十年而博施鄉人喜爭持羊酒賀長公既

而孺人卒鄉人唁之曰失良弼也繼室以王孺人相長公如魏孺人鄉人復慰之曰新足圖也無何長公亦卒于是鄉人疑焉曰是所謂力而不食者邪胡勤之始靳之終邪初長公有弟二人仲曰志海季曰志潮仲早卒長公富即委成季疾革諄諄付之披籍授鑰罔私也季亦善辦濟資以益饒蓋子輩策肥披輕華屋廬擁笙歌浸浸侈矣而長公子顧業儒為郡弟子負國學生常布不改課然無以競也已而季以老為諸子主分曰某受是某受是長公子即應曰某宜



受是某宜受是課然無以競也武既大姓富久衆謂  
分必多及出感不渴望群囂焉又鄉人素囂者購孳  
同間且傳暮咻而長公子不色愠杜門以居課然又  
無以競也後十年長公子貲亦厚廣置業銓于曹得  
陝西耀州目服

命懷綬登壇展親鄉人榮焉長公子之任也王孺人又  
為之攝家事巨細咸理長公子無內顧鄉人稱焉長  
公子生一男子應元為郡弟子負婚倉使劉潮文繼  
國子生張九達女一女子適太僕丞耿世慶男子栢

嗣續得人姻婭必稱鄉人復稱焉尹大夫曰余于武  
氏而知天道也謂不佑善與人定不足勝者誣矣當  
長公之疾革授弟也詎知其後鄉人有違言邪違言  
矣詎知其子終獲報邪耶武氏能知報必長公子邪  
鄉人能知長公子必有報不在競邪故曰天道遠以  
日暮觀者淺哉長公子生天順七年卒正德十五年  
得壽五十八魏孺人蔚人南澄女生天順六年卒正  
德八年壽五十二王孺人順聖川人玆女生成化二  
十二年卒嘉靖二十八年得壽六十四長公子名銳



配劉氏長公魏孺人蔡咸無銘至是長公子以十二月壬寅啓長公孺人壙奉王孺人合馬長公子來乞銘尹大夫曰是宜銘為之銘曰考也幹蠱子也四金天苟不舛人其土之乎

明懷遠將軍蔚州衛指揮同知臺峯張公墓志銘

嘉靖戊申秋九月庚辰堂蔚衛事懷遠將軍張公卒先是將軍移書陳病辭衛篆當路曰衛使專撫軍是不可卧治邪署檄留之至是卒于位蔚有尹耕者將軍姻也走哭之慟既而曰臺峯臺峯其無忝科名云

朝華人集卷二

十六

或問之尹曰蔚北鄙之郡也人鮮知學即學鮮竟業即竟業大率以取科第紆金紫為榮樹綽楔題閭門曰某科名家而已鮮以古人為師臻實用即以古人為師臻實用又率資性有定向習熟有恒展鮮能通文武一久暫審常變投之所向無不洽然者將軍幼知志學長而竟業能取科第紆金紫樹綽楔題閭門以為榮而又能以古人為師臻實用通文武一久暫審常變投之所向無不洽然則雖謂光于科名可也奚其忝志曰將軍諱琦字國瓊臺峯其別號也祖成



以軍功授蔚衛千戶故將軍家馬父微號青溪翁個  
儻多奇節毋鄉宜人家世詩禮蓋將軍在懷抱嬰提  
申防見聞已異人矣將軍生十五歲通儒學二十擅  
騎射二十四嗣文職二十九登武第進階懷遠挺出  
儔類文神宇秀麗美若冠玉見者知其大器始以舉  
業試巡院巡院數目之及呈卷文又最奇巡院大喜  
署曰佳士也嘉靖丙戌登第即掌衛事時訟獄繁劇  
也租徭期將軍察獄催租衛以不擾撫院檄獎之署  
曰儒吏也甲午擢于隆慶至則檢斥冗懦教勸圍練

諸鄉落鮮堡壁禦侮者一一規畫之于是撫巡院交  
稱之曰良將材也後虜入有所損失坐罷將軍私于  
所厚白隆慶兵不習戰民不知守行且大失吾勉為  
規畫而時以為怯天乎乙巳起廢為南路千夫總人  
或曰曾專城矣必不樂就將軍毅然至軍申布約束  
如在隆慶其秋以孤軍戍西洋河口虜不敢犯丙午  
復俾掌衛事人或曰是父行伍矣必難案牘將軍忻  
然至衛察獄催租如丙戌屢承上檄督軍夫城塞垣  
無違怨者於戲是所謂以古人為師遠實用通文武



一人暫審當變投之所向無不洽然者邪以故卒之  
日士林悼惜衛戍隕溺斯遺愛也已將軍生弘治十  
一年十一月丙申得壽六十有二娶于宋氏衛使鎮  
女有賢行子男二長潤澤娶盛氏次潤性女二長適  
千戶胤恩宥次適千戶胤劉良弼孫一思忠時青溪  
翁鄉宜人耄矣尚能撫將軍號曰骨肉復歸于土命  
也卜以十一月甲申葬祖原青溪翁持鄉先生宋北  
野狀屬畊曰兒子生時交吾子莫逆吾子幸為銘之  
畊受命以退旬日而有隆慶之役蓋是時虜人隆慶

兵不及戰民不能守罹荼毒甚慘云于是號而復于  
青溪翁曰今日而臺峯之言驗矣是豈惟

翁失令子抑我

國家其孰無殲良之感邪遂為之辭

武之曹也而文之鳴率之選也而吏之貞師之和也  
而民之程斯三者足以永將軍矣而又奚俟夫余之

銘

明將仕佐郎鴻臚寺序班馬公墓志銘

歲丙午朔野子執毋之喪既卒哭有哀絰而過之者



朔野子倚廬見之客拜致辭曰某不淑先君見背將以四月甲午葬祖原忌所以圖不朽者敢告先是鴻臚馬公以二月庚戌卒朔野子聞之號於苦次及聞是言益悲迺相嚮哭旣而曰吾哀毀之餘而筆硯之親也乎哉敢辭客進曰惟敝舍邀福於尊門惟先君與先宜人姻也惟先生失恃某等失怙荼毒等也銘先君固先宜人志也於是朔野子失聲曰余猶記先宜人始疾也命耕間鴻臚公疾曰無語以予疾重傷

之也抑豈知鴻臚公先宜人相繼棄我諸孤哉又相嚮哭遂誌而銘之誌曰鴻臚公者汾之孝義人也高祖祥以軍

功授昭信校尉徙戍蔚州衛遂為衛人曾祖普賢祖能潛德弗耀至翁寶豪俠也以財雄於鄉捐千金急人之急蔚俗號多貴者曰員外於是馬員外名蓋郡中翁生五子鴻臚公其四也早業儒為弟子員後以輸入太學卒業還縉其家務家以犬饒翁以多子故咸出分於是鴻臚公市宅直甚巨公曰能為是乎吾為若助探金授之已復廣田均糶出貲滋牧浸浸然伯於諸昆弟矣且業儒故不親商賈有贏貲貧人取息息不輸制且與奪信會參有折者人稱其仁迺曰



士不觀國燕雀耻也於是走京師就銓選得鴻臚寺  
序班弗樂也余時待罪禮官相與為密一日問曰仕  
仕且行志處且適已君子不是班也曰吾官非可行  
志親沒子失教家不苦貧吾其歸果歸歸而家務益  
修余每移官過家公促其行恒力余詰之曰公以處  
為樂而以仕苦人乎徐應曰皆是也歲乙巳公罹疾  
明年竟卒得壽六十有三疾病呼其兄弟子姪告曰  
家事大約以勤儉守業為囑已殆猶諄諄若夢中語  
旨同治也始馬公五子皆有父風率起家雄貲鄉人

羨焉然諸昆弟喜佛老施食誦呪無虛日而公獨業  
儒閉門晏如也諸昆弟喜豪俠侈輿馬事華靡厚資  
送嫁女而公獨尚儉披服澹如也諸昆弟喜聲色通  
音律厚自奉廣選會品而公獨以勤每行步人見其壽  
晝不值至忘寢食諸昆弟喜交遊重然諾所至與達  
官貴人分庭抗禮而公獨處恭見人言若不出諸口  
卒未大食其祿而死且冢嗣業儒而志未伸叔季有  
志而氣未定五甫畢姻六尚在抱復歿身後之慮聞  
者憐之或疑公未仁朔方子曰息不踰制不苦貧黃



承事之流也或疑公以晉曰未嘗陋於所應豐也賢於平仲遠矣或疑公其過勞曰分陰是惜彼陶侃者非哉或疑其足恭曰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聖歟我耶然家嗣學未成有穎悟資諸郎舉英氣類其祖茲失所怙孳孳在疚屬當觀行之時將必有慰公於地下者銘曰

惟仁必壽惟勤有功恭為德主儉亦福叢斯言不信吾將安從嗟嗟鴻臚亦既考終俟彼十年當無不同誥封宜人先母行狀

先母姓曹氏其先汾人也王父諱鏗永樂初徙戎蔚州衛人時曾王父諱普興亦汾人同徙比分邑曹得張家宅余家得羊圈宅然俱城東北一舍許兩姓恒相聞云時王父晚歲裕于農又晚歲舉家君思紹其業以高門閭者惟配賢為宜而母自幼齡以警悟謙和為外王父母重故母歸于家君母歸家君時蓋十有八歲年也王父既大農饒裕廣所陌又時時貸粟貨城東北諸村鄉時者俟餉負者委券遠還畢集晨夜交錯王母晚得婦事悉付婦又悉稱旨于是王母



大權始議家君就學矣有以王父多粟語上官者徵  
粟餉軍詒曰給直粟不繼聽繼以蠶即日散蠶足餉  
而歸家君始補郡弟子員王父母相繼卒相成葬祭  
無有缺禮叔父元三歲而孤母鞠之盡恩禮即叔父  
同家君卧夜必三叩扉曰叔可令之轉側也不則停  
食飲稍長為娶叔母甫入即以大賓禮之曰是不可  
忽也同居三十年姆妙無違色即叔父自弱至今未  
嘗見情容也正德丙子家君舉於鄉會試都下母隨  
至都不第就國學隨國學卒業還隨還于時連遭大

朔望山人集卷

三二

喪繼迷寡方家君旅選田蕪荒蕪家迺大窘以家君  
向學故每每脫簪珥易肥甘畊亦辨人矣命侍家君  
退食粗糲家君五不第于春官欲就銓選母曰君豈  
以親老不待邪今之由是途獲申贈者幾人第固獲  
也君豈以妻子之養為急于顯親邪以故家君志愈  
勵迄今未仕畊十歲補弟子員服儒服入見母指之  
曰是服不易稱也嘉靖辛卯畊領鄉薦母喜曰兒如  
是即而翁不第可仕也明年畊隨家君會試都下母  
亦隨至畊登第八謝母曰兒可懼也兒兒也而夫也



而臣也兒可懼也其年畊補藁城令迎母至藁城乙未畊召還都迎母至都丙申畊擢禮部儀制主事其年

皇上以大慶覃恩母封安人給

勅命

勅曰克秉異德能濟乾剛愛而知勞遂成令子蓋據實云戊戌畊擢本部員外郎其年

皇上以加上

皇天太號覃恩母進封宜人給

朔瑩山人集卷二

廿三

誥命

誥曰慈和逮下勤儉宜家夫以相而擢賢科子以教而

登政路頌

誥之日母讀之曰是祖德也恒媿先之兒不可不勉庚

子畊以罪謫判充州辛丑畊量移開州母以妹嫁晉

家壬寅畊再移徽州迎母至徽州甲辰畊再以罪謫

例赴都別除便道奉母歸其冬始遘疾北春小愈夏

再愈秋末乃甚遂以不起為乙巳十二月十有九日

也得壽才五十有八於戲母自少至老孝以事親儉



以相夫勤以教子比年雖有宦子而罹愆獲罪投竄靡定母之勞瘁其身懇惻于心者不少矣卒不蒙佑奄然長往則所以致之者豈復宜戴履天地也哉五  
十余有庶母待之如妹有犯正色戒之畊進諫母曰  
吾豈少婦避妬嫌哉所惜者家法耳以畊有側室時  
誨婦曰吾家三世鮮男子亦三世有庶恩禮當隆而  
等威宜正寡恩者忌失序者靡待婦極有恩不啻已  
出役女僕器使咸當故樂為盡力教子女惟嚴有犯  
未嘗免也畊幼隨家君誦說館中不若教受笈歸母

授之食必面數之歷及鄉井親識之賢不肯以為警  
戒其言反覆數于且數且泣至無所容畊每受笈涕  
泗不敢歸同儕苦之曰是子有二師也以故畊之愚  
頑無類曾不經師即于父母前通書史也庚子庶母  
舉庶弟來鶴愛之篤至謂畊曰年老惜子吾胡愛之  
深也吾懼他日之忘勞之也旣而曰是子骨相奇他  
日必誨之始畊初懼罪也叩首謝不敏焉母曰吾固  
謂吾兒兒也兒無苦也畊進曰非敢苦也不習為吏  
斗奪養茲欲棄官歸所恨貧耳母曰而父家居三十



年未嘗苦貧也兒苦貧乎歸與而歸其明年畊不免  
兗州之行入請曰兒復以仕奪養奈何母曰兒行矣  
吾固謂宜行也向不欲拂兒意耳兒性太察口多直  
辭太察則下疑辭直則上忌兒戒之哉畊拜受教言  
猶在耳咎則朱除倏忽之間遽爾違背夫胡疾威不  
于其身而于其所恃邪有子一即畊庶子一即來鶴  
女三長口蒸真適生員余之屏有賢行式于夫家先  
母卒世稱莊介孺人者也次曰慕潔適監生馬沂即  
母不赴開嫁者也三曰慕蒞許聘宣府南路參將章

朔菴山人集卷二

三五

公鎮之子淪孫男曰嶽僕今年五月舉母克見者也  
曰哀生母卒之七日生也孫女曰惟靜曰惟順俱幼  
在室也哀子畊曰余胡由知吾母也余又胡由盡知  
吾母也悲夫悲夫然畊蓋逮事庶王母云庶王母曰  
而母始至值夕事而王父以來貸者應不給率待至  
日中命人各飯一食羨菽麵焉而母手救麵手率飽  
一人不多寡也又慮廢女工有貸婦至給食如男人  
須僅履令刺一綿曰我輩不宜暇也而王父母異之  
家君曰自吾之有而母也出而未嘗內顧也未嘗聞



兄弟之過也未嘗不聞子女之過也叔父朝曰吾遠兄教之京有所敗也兄逐之歸歸而而毋疾徃問疾階牖呼曰爾兄誨爾是也吾垂死忍欺爾手吾至今不敢忘也叔父元曰吾之遲于子也而特誨而叔母曰子以無子不孝婦以無子黜忍為之乎今而有兒壽與梅也而敢忘德也外姻曰自吾之締交而門也而未嘗聞毋言笑之聲也矧嘻肆鄉人曰吾見女之適人者也而無若尹氏之女良也咩于是復有所憶也姊喪問至毋哭之抵夜深比曉起家君子卧曰君

有第二一為農而貧一為士未達君不早是念有如此女哭有益乎旣而聞鄉人頌婦賢移謚曰莊介于是收泪死矣咩再謫還也行李頗儉途用時缺毋曰吾至是無憾矣於戲毋不惟其子死之痛而同氣之是恤不惟其子喪之惜而不貪之為賢是豈淺近者可窺哉婦曰毋得痰苦倦延一讐婦談興廢者解頤少頃即遣出之曰言多不經懼為兒輩惑也疾病有女醫者診視教婦手香拜婦手香拜毋張目曰婦惑矣此皆表表者也哀子咩曰之疾也則以其子



之故也子罹罪自微還懼無辭以自其嚴君毋軫念  
備至又道理遼邈馳驅不易而致是也悲夫子生毋  
生也體毋體也食非代毋饑也衣非代毋寒也存無  
益于母也沒無救于母也而顧頑疾不肖不可教率  
勞奉其躬震驚其心馴致大禍百死不足贖也尚且  
啜粥飲水不即自裁者以殯宮在茲靈兆未卜恐不  
克終其大事重為毋羞以傷天地之和仰惟

仁人大君子幽潛是軫窮獨是哀敬迷行槩如左上  
獻記室用乞

烟堃山人集卷二

二十七

一言以垂不朽然後從死地下庶少有籍手者耳荒  
迷之中言語不次再乞

矜憐哀子畊泣血稽顙謹狀

維

嘉靖戊申冬十有一月我姻親明威將軍孫公不祿  
者三越月矣嗣子獻策輩遵禮制以甲申葬于是外  
姻畢至蔚是山子尹某者祖于靈輦而申辭曰於戲  
利達者行志之符壽考者錫福之驗乃若利達矣而  
素蘊罔施壽考矣而衷懷未厭此則李廣所由撫心



伏波為之卧念者也余始獲交于將軍也固知夫個  
儻之才不羈之用先人所難急時之重斯足以濟于  
世矣而一官白首止於薄書劍術靡試陰符為虛引  
深觴以頌德彈長鋏而歌魚雖階胤之惟崇實效用  
之為踈斯利達而蘊未施者邪余後締姻于將軍也  
固知夫松栢之資龜鶴之弄家有典刑人所月且斯  
足慰于心矣而冢嗣進用致身于國戒嚴左闔群空  
冀北方策勳以光亦色養而鼎食何下堂之懼憂遽  
易黃之告革斯壽考而未厭者邪於戲時方武略弗

朔望山人集卷三

二十八

竟其行嗣有奇騁弗覩其成此吾人之致悼豈將軍  
之忘情矧蒲柳之脆資倚瓜葛以為榮重舐犢之嬰  
心感義轡之長征於戲弗究者報有恒者終方福善  
之可稽何玄感之弗通水湯湯以流衍山靡靡以龍  
從揜九原而瞑目行景命之攸同

尚饗

維

嘉靖二十六年歲次丁未十二月戊申朔越九日丙  
辰我甬泉亡友明威將軍雲州守易君殞宮丹啓戒



葬有期姻生尹某率子耕輩致奠乃撫神柩而祖之  
曰於戲事有不可必者而奮之成係諸天者而假之  
備知其變者而履之常圖其難者而即之易此善類  
之深慕亦造物者之屬意也而卒之棄成于垂就斬  
施于厥躬轉危于常途隳緒于近功則何以信道以  
嚴趨勵標以未終邪君之幼也天授靈奇性成規矩  
宜色養以承歡亦克家而幹蠱而乃揚旌虎穴躡血  
虜庭勇以志奮階線勇旌可謂奮其不可必者成矣  
君之壯也移孝以為忠舍私而謀國宜內顧以不遑

亦家食之罔即而乃祥徵石燕夢協玉麟庭階梧桂  
其葉蓂蓂秦可謂假諸夫者備矣君之初守雲州也空  
城晝閉狂胡交侵斯變故之突至亦禍福之難任而  
乃單騎以出不介馳白刃可縮矢死無虧又可謂  
履其變者常矣君之再赴雲州也懸餽壘外文後帝  
興斯衆心之胥怵亦疆塵之晏驚而乃風撼雨沐電  
簇雷催不戒以孚卒伍子來又可謂圖其難者易矣  
於戲成不可必之功而獲守既集之績備天假之社  
而不能方剛之年鋒鏑倉皇而罔恤版築旁午以



靡愆胡一疾之偶作遂幻景之無延斯藏良之共嘆  
非吾廬之故然余與若翁髮俱種種感逝水之弗還  
與流光之接踵申一奠于椒漿森毛骨其如竦既有  
常之難恃奚暮齒以獨永於戲行矣易君勉即而幽  
無忝所生抑復何求諒鬼誅之靡歎斯造物之足羞  
於戲安執尚饗

疑塚說

朔野子由鄴渡漳道磁而北路多大阜東西縱橫峙  
立相屬如象如馬纍纍然七十而奇呼輿夫而問之

朔野山人集卷二

三

曰此故魏曹氏操之遺塚也嗟哉瞞賊敢於欺人至  
是邪蓋其本生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君之不疑以欺  
斯世也久矣是故天下方亂以命世之才許之則已  
欺品薄者矣允錫將加以義兵責之則已欺才智者  
矣布也勇指焉以欺之於戟鋒之下起也捷矣語以  
欺之於列頸之餘至於遷許而天子忻然則又上欺  
其君義矣臨事而豪傑效死則又下欺其聖佐矣咬  
野葛卧中殺夷人則又內欺其近屬矣操誠多術哉  
然卒臭掩也治世能臣亂世奸雄許邵知之權萬人



者番將代漢將而藩鎮無思義之臣疆騎易府兵而  
禁軍皆市井之輩數道兼制諸王遙領監軍擅進退  
之權士卒專廢立之柄是非不辨持兩端作和辭之  
人拮克四行責群臣以貢獻之利之所致也而不知  
果然否歟其長漸廢法與作俑成例者乃何人歟當  
時忠臣賢士未必無人而坐視者豈皆無所建白歟  
抑言之不見聽歟其言其人又可得而聞歟夫以今  
視昔深恨其國法之不伸人事之不修矣然志平僭  
逆拒河北即欽之請者或譏其先後失倫誓討沙陀

問山南播遷之罪者或譏其橫挑強寇然則國法有  
不必伸歟觀狼子野心之相知胡兒終負國恩而請  
明正其罪望奉天天子之氣知車駕必幸其地而請  
高大其城然則人事有不必修歟諸生當治平之時  
安不忘危蓋不可不講也華言之如玄異藥石



言也其戰國遊士附會是說也夫君子之愛其身也不加於親防墓蓋欲不封樹矣門人修墓潛然曰吾聞之古不修墓故曰此非孔門之言也戰國遊士附會之說也

河間試策

問天時地利人和論者以爲用兵所尚然甲子進旅終成克敵之勳三戶亡秦無捄失國之憾則天時不足恃也百樓不攻易京虜守陳師自述馬鞍喪功則地利不足恃也以至五百人同心海島不能脫所事

朔方集卷二

三十一

于劍註成都有兵三萬餘咸欲死戰不能免公安之遜則人和又不足恃也豈三言者欺我耶抑用一會二猶無用耶將用之有道舍之有時不可膠柱耶尚論古跡願聞其評

臺城試策

問天下勢而已矣善理國者在識其輕重而亟反之識不早則力不易是故漁陽鼙鼓寫興悲蜀道之難徑原返戈君臣泣奉天之陷興元避兵石門涉險卒之自比訖于之凍雀空發間使於諸侯而唐亡矣意



拔天子孔明知之寧我負人無人負我陳宮知之托  
名漢相其實漢賊孫權知之若不相輔幸相捨衣帶  
蜜詔則漢獻伏后亦知之竟亦受益今垂死不忘故  
作是疑冢可笑也哉夫疑冢將以疑人也予以為操  
之疑亦多奚以疑人官渡之敵糧食且盡固已疑  
於進退矣舍鞍馬與吳越爭衡固已疑於形勢矣雞  
肋致意徘徊漢中固已疑於進取矣荊州一借已著  
是矢固已疑於機事矣七軍盡設下議遷都固已疑  
於棄守矣又有大者操防惛惟玄德公故曰天下英

雄其次焉孫仲謀故曰生子當如又孔明十倍曹丕  
而五官將之立非其素心操死時數言皆無志則其  
身後之疑莫大焉而作疑冢以疑人予謂操之術至  
是窳矣又世傳疑冢皆虛共一操也予謂不然夫七  
十雖多豈不可以盡伐勞民而愚不類操舉動其必  
七十皆有所葬如其殯御功臣之流夫伐者得骨而  
止此操之用心處也不終于臣節以媿其先不善於  
貽謀以戚其後而家中枯骨百計自秘操至是術真  
窮矣或曰虛塞三間仲尼曾為之矣噫此非孔門之



朔楚山人集卷二

三四

雙壽篇

君不見龐德公烟霞遯跡如冥鴻  
夫妻秉耒在中野  
遐齡逸筭誰能窮  
襄陽故有德公里  
令範遺規記人耳  
千年薄俗起頽風  
今是關西楊伯起  
楊公自是高士流  
行兼四業時難酬  
怡親術盡五禽戲  
教子名輕萬戶侯  
懷珍未敢忘斯世  
現首漳溪暫留滯  
榻塵不動鐸音清  
綠髻青衿幾揚厲  
人間佳慶歷終古  
秋月春花鎮常覩  
羽衣鳩杖偕二人



鳳詔驚泥黃江浦平生自許無私教趨庭束帛稱三樂  
天乎不靳洽平圖董薛程仇業相儗在昔德公奇孔  
明炎精既燼終無成他時禮樂中興運付與襄陽看  
舊評

復河套議

蓋聞智者之圖事揆理以立本審勢以達用是故理  
有所當畫而機有所宜察志有所必奮而謀有所不  
可畧者是之不備難與慮終矣河套之地淪于虜中  
籍寇齎盜孰不為愾然以今日事勢論之則有可復

之理而無可策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故  
不能不為圖事者慮也何者河套本我內地周秦以  
來為國為郡漢置朔方唐城受降扼胡據險往跡俱  
在我

太祖以神武定天下

成祖躬御六飛三犁虜庭其時虜既殘破我亦未暇後  
遂因循棄河守山使中國之地巢穴犬羊滋其畜牧  
遂彼生養狂肆馳突迫近我塞可為深惜者也又黃  
河千里于守為便昔人固有築城于外以規全利者



矣而乃棄之不守任其出入涉沅履水無所顧忌遂使榆林一鎮孤懸獨立外之不足恃為藩籬內之無所需其供給捐天敵之險失沃野之利有志之士談之扼腕觸之衝冠蓋不能一日忘懷者也然當其時我雖未守彼亦未取不見可欲其心不動不奪所賴其爭不力取之可也而我終不取之先總制余肅敏公置鎮榆林亦有志斯舉矣然套終不復鎮則空置開懸無聞轉餉難繼不有其利而當其勞事之不可悔者也今虜已盤據其中費用其產譬之為家成業

久矣又控弦之視昔為強一旦復之無迺難乎故曰有可復之理而無可乘之機有奮發之志而鮮萬全之筭也請極言其故以干大聽可乎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夫天時者非止時日支干孤虛王相之屬也敵有勝衰我有強弱以強值勝僅足相當以弱值強是為無策夫漢武雄斷天啓衛霍不世之將也絕幕四出不能一屈單于之膝成哀短祚內釁且生而呼韓縉額額保藩北是何也漢武值其勝強而成衰際其衰弱也是勝衰強弱者天所謂時



也地利者非止險阻城池山谿疆域之屬也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勞逸陡步異狀韓信背水置陣死地以生魏武舍鞍馬與吳越爭於舟楫之間烏林削跡是何也韓信以死地為主而得其逸魏武舍中國之長而困於所短也是長技所宜與主客之勢者地所謂利也人和者固所謂得道多助也而事体利害之緩急人情好惡之向背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夫人情莫不愛其親然負米以致其養與遇變而悍其患緩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愛其身然一勞以永

荆楚文集卷二

三七

其逸與暫息以休其体向背亦為殊絕喪先王之乘舟不如死則取餘艗者必濟義兵謳歌思歸則定三秦者易為力也故曰萬有不齊不可以不慮也我

國家拯天下於胡元

天威所及雷擊風掃遺胡遊魂僅存喘息年來收養殘穢兼之虜我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吉囊俺荅章部落動號十萬視昔之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者勝邪殺邪強邪弱邪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三五年来雖賴上下協德中外一心漸次振舉而其竭籌慮耗財用



奪工業也不少矣回視

三祖之時其勝衰強弱又何如邪是睽之天時未見其可也河套舊固中國地也陷虜日久間謀罕至虜不屋居畜牧其內其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水草之有無我不可必知也提軍深入其境能無虞乎夫塞以內我中國地也將領講求其形勢不能如虜前時所遣奸細者履步之為詳卒伍記諳其要害不能如虜臨時捕內地人指引之為慎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遍野一

乎而集得有小利歸途尚難倘失鄉導全軍何賴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虜僭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且刻日有定期曩糧有定數虜遷徙靡常則戰無定地遠近不測則戰無定期一戰之後虜或保聚或佯為遁遁笳角時聞壁壘相待已離復合終不渡河而我軍于此戰邪退邪兩相守邪數萬之衆出塞亦必有數萬之衆援之否邪有驍將以通糧道否邪保無標掠不至匱乏否邪是皆至難而不可任者也夫馳擊者虜之所長也守險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



馳擊而火器利于守險者也舍火器守險而與之馳射突擊於黃沙白草之間得邪失邪是睽之地利未見其可也夫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墳墓戶舍先人之所營妻孥眷屬骨肉之所居禾黍桑麻業產之所具牛馬牲畜身養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煩上人之督責今驅之于無人跡之地限之以垂可盡之食要之以難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將徙居之禍而欲人之和得乎是人不可之大者也議者欲以整立下指揮其將領以邊事

得罪者相望而行伍之人曾不肯為其將奮勇以請贖每遇軍法嚴厲之將輒形謗毀今處之數難豈能一一知我為彼建久安長治之策乎是人和未得更不可之大者也詳味議者之意其所謂建城置衛募卒分田率平定之後事選將練兵信賞備器亦飾備之常規獨所謂整六萬之衆為三歲之期策春夏馬瘦為虜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馬肥為虜強而我利于守春蒐于套秋守于邊三年三舉虜必難支持其遠遁拒河為守是固一說矣然天時物性不相遠也秋



冬虜馬肥矣而我馬不亦肥乎迺止利于守邪春夏馬瘦矣而我馬不亦瘦乎迺獨利于征邪夫春夏馬瘦虜誠弱矣雖不能入寇而坐以待我惧其擾擊我也秋冬馬肥虜固強矣既能為寇則多方謀我惧其報復我也六萬之衆非所以襲入千里之途非所以自逸轉盼之間情態異致歲一為之以俟三舉其可得乎一舉失利士傷馬耗議論烽起則將已之乎竭天下之力排天下之議以俟其成乎三年三舉成可得志虜敗而守我去復來終不渡河版築難舉則將

何時已乎蓋議者見近時搗巢之舉恒獲首功昔年城大同五堡諸邊虜亦不來深競遂謂套地可復然復套與是二者不同蓋搗巢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壕壘城墩為援可恃復套則深入人境後援不繼勝固艱闕敗則陷沒事勢異也夫必勝之兵有限之矢此李陵所以失也今我之將士能為陵所不能為者乎往城諸邊實近我土又沿邊之地虜原不以為利以雖城邊築垣少有侵取虜不恤也套地則虜自於治



以來據以為家資以為生四時之間三時在內一旦  
欲取而有之彼豈晏然不有爭乎事体異也故曰殺  
虎者易奪虎子者難奪虎子者易奪虎穴而居者難  
今未能殺虎而奪其子處其穴得乎夫先據此山將  
勇者勝趙奢之所以得也今我之將士能為趙奢之  
所為乎若曰伺虜出套拒河為守先將渡口及可以  
履冰道路稍築壘垣以次移置邊堡沿河如昔年總  
兵官周尚文所論似若可為而不知套地虜之巢穴  
各有分地豈有空套以出之理二千里沿河之地其

間可渡應妨道路不止百餘築垣為限豈時日可完  
移置邊堡非百數十不相聯絡堡置兵非十人不可  
而遊徼瞭望哨守者不與當三十萬衆不止也布置  
未完而爭穴之虎至矣况我邊去河動輒千里一年  
之食為數億萬此亦未嘗深細思慮者也然則套中  
之地其終不可復乎曰事變之來至無常也要之君  
子不可有徼倖之心夫秦之所慮者胡而終秦無北  
邊之警漢之所備者胡而中華有款塞之順事變之



聖天子在上

文德日修

天心助順將來虜之盛衰強弱虜能保邪自相攻擊如  
匈奴之南北苻遭疾疫如先零之殄滅豈無期邪彼  
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復此其時乎謹我塞障飾  
我戎俗和我行伍固我元氣以俟其隙為計之得也  
故曰知彼知己百勝之道也若不察虜勢之強弱不  
審事情之難易不揆我力之有餘不足使塞下之民  
迫于僞邊者喘息不獲定沿邊之卒傷于鋒刃者瘡

朔疆只集卷三

四三

瘡不獲起而復橫挑強寇必事非常則愚所不辭者  
也

賀大中丞東涯相公晉秩少司馬頌

明受天命百九十載物極功豐乃有小間曰惟北虜  
時盜我疆

天子既定交南之變乃眷北顧以黃鉞假大都統東崖  
相公督諸軍備胡公至軍大閱其秋遣驍騎戰鐵累  
門虜衆大殲明年相公下令城陽和諸邊先是大同  
宗人有謀走胡蓮亂者公先謀擒捕及是興役衆咸



謂虜有戰遠迹疑慮適分守左相李公分巡憲使江  
公過蔚蔚有尹某者謁二公問狀李曰予職保障者  
也受命都統公惟儲粟脩兵湏若役夫朝夕食是急  
然未嘗不訓以民生之不易而國天之宜恤也在易  
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公有之矣江曰予職刑者也即  
日者鞠是獄都統公欽恤备至是故正渠魁寬脅從  
明條犯釋枉濫以故不軌立捕而不震不驚在書青  
灾肆赦怙終賊刑公有之矣尹某曰予邊塞鄙人也  
恒有戎慮廼今免夫夫相公應昭明之上德該文武

之妙資克廣德心光明神會含雨露以為天常奮雷  
震而伸國憲參伍以中機權輒策而蓋材幹非野人  
所知也然耕也慕為農而困于農者也是故以其農  
知之今茲懇田播種歸成待獲畊曷不與人同也而  
不知耨之宜易也比徃視田則雜然蕪矣穢諸莽中  
孰為理乎又春不雨占為夏多水諸老農 苦手足  
深溝滄畊則高其障而已雨積擁障決田益壞嗚呼  
狼藉之不除佳禾之不茂先時之不備防川之必決  
是惟知者知之也夫禦戎之道四而不與馬靖內



以再釁嚴防以謹墮鼓勇以俟變先聲以代謀如是而已夫相公備之矣譬諸農庸有敗田再越月而陽和之塞成虜携幕北遁且使來議軍事

天子嘉相公勤勞塞廼見成績也晉秩大中丞左侍郎金幣燦錯頒自內帑于是二公移書尹某曰子憶說農乎今茲驗矣然吾二人蓋受公帷幄之知各簿書之任也又奚以為公賀于是尹畊述頌以復冀得達諸相公比風野人云

皇皇上天降祚德明我祖維烈則天作極孰勤于田

朔齋山人集卷二

四十四

孰荒于闕雄劍回顧有仇在北廼命上將上將桓桓詩書是效文武孔安選徒于郊誓旅于壇受律惟嚴賦租惟寬廼徵謀夫光于俎豆取杖品象推心側陋英俊載奔風雲彰附廼厲武毅武夫赴赴雷震九京電曜平疇金光四合江漢悠悠

擬元相介翁傳序

尹耕曰往予為郎南宮蓋備公屬吏云其時

上考禮秩祀定郊

廟明堂之議每侍公揮毫退與諸同儕嘆公學識



才智真天成也其後遣遠門墻追闕一紀今再至都  
得公近年奏對諸稿讀之又諸薦紳大夫時時稱說  
公行事益得聞所未聞蓋公事君以不欺為本有篤  
恭忱恂之忠不遑暇逸有夙夜匪懈之勤居寵利不  
盈有勞謙之吉其臨大事決大議也知有是非而不  
知有利害知有公私而不知有好惡委身竭力無復  
畏避

宸札咨詢日數至公每虛心潛思從容開導遇理所不  
可必力諍以歸之正轉移匡救之功於是為大

朔菴山人集卷二

四五

上知之既深久而愈信向之忌者謗沮百計不能害也  
秉政數年卿大夫士咸得展布以成醇厚和平之福  
群臣有忤

旨獲譴者必盡誠為之伸解或非義于進者必正言其  
不可用志士才人則悉力培護至拔之陷阱加渥澤  
焉今眾比益親天與彌厚壽履康強備受完祉若公  
者非所謂一代之宗臣也歟昔東里楊公在位日王  
文端嘗叙其立

刃行政之大著為傳耕雖不敏竊倣斯義借述公之傳



如後世之君子欲觀公之所以獲乎

上 上之所以任託於公者庶於是可知其槩焉

刻海市辯序

尹子曰嗚呼自爰居之祀而天下始語恠矣自左氏之說出而天下始信恠矣夫恠君子不語也非不語也君子語其常也恠亦常也今夫兩風雷露金木土石何者非恠而何恠非常也天下安烏至于一草木一羽毛一鱗介之稍特異者則羣走而競喧之嗚呼惑也甚矣海之市古無聞也海之變不可勝窮也一

類古彙卷一

四

言以蔽之曰貨財殖焉是故石而華田而瓊火而陰風而颶蜃而樓皆海之常也則夫靈氣之所吐吞忽而有倏而無為城郭為民人為物為市井夫豈異哉若曰物實司之其見也或與之其沒也或靳之斯語恠也已東坡之詩以文為戲者也宗而和之寧免信妄之訕然衡之雲潮之魚天下不以恠昌黎海之市徇恠東坡者是必有說矣端溪先生雅崇正學履不踰矩其在東藩時著有海市辯先生之門人欲為刻之嗚呼絰正民與是固可以刻也乃命梓人而引其



端如此

誠齋先生易傳序

誠齋先生宋人也文章行誼冠絕當世他作往往梓行易傳則否宋人曾取置秘省卒不頒布良慚不廣嗣是蓋無聞者三百年矣

明守臣尹耕乃為刻諸開之郡齋尹耕曰往余得是傳于好奇者謂易盡在是矣故樂為刻之叙曰夫易其可易言哉惟聖人全体至道幽贊神明妙應感形化技機務是故洩天之精發地之靈會人之極布法

立象直指逆數以通能于百姓及夫觀象命辭研理翼傳然後探玄極變盡顯顯微其道大備自用不惑由是知庖羲氏至德文周孔三聖人用心勤矣故自周之盛時及其季世官不棄職學不廢業史朝惠伯舉曰良識而穆姜陳文子皆稱善用矣秦焚詩書此賴卜筮得以不毀然簡策雜亂辭意淪失左氏所述繇辭一無可考文言繫辭或者乃疑其不出于孔子况其他乎嗚呼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非聖人述天以教人者乎惟易闡陰陽闡之機窮剛



乘致用之妙洞鬼神倚伏之情立大中至正之矩以  
究性命道德之極而曰止于卜筮使學古之士遠遜  
玄宗近稽事應不復措之心身以求所謂耆策龜牘  
之外者悲夫余嘗謂易以卜筮存蓋亦以卜筮亡也  
嗚呼天下有道某不與易待膳接浙鼓琴徵服故善  
用易者莫孔子若克已復禮一變至道用行含藏曲  
肱飲水故善學易者莫顏子若是故由之武人求之  
進退憲之苦節賜之尚口咸乖厥旨而况其他乎而  
又萬世之下乎耕小子生十歲年受易家君每于指

示之餘見家君凝神湛慮遐思永嘆若有及于簡策  
之外者而不敢請也自得先生此傳耳目開豁神爽  
飛越瞻前忽後千里几席如穴中之蚓得觀龍鱗上  
下風雲呼吸宇宙雖莫測其故而其在穴之陋一旦  
洒然故不敢以自私也又曰往余在南宮特讀是書  
未覺有入及以罪干

國憲謫充移開心以跡危情緣物感及躬思過掉改無  
從每焚香靜室展閱是編至于用晦白茅之戒先生  
必前後反復引喻諄切以明之辭危理盡道直思玄



未嘗不流汗揮涕自懼無良而微倖于愆者尚多也  
思天下豈無病余之病者乎故刻之益力若夫句讀  
簡策之間釋語命字之類先生所見間有異于晦翁  
本義者讀者莫之異可也

錄塞下謠序

夫謠者何感於物而披之聲情動於中音形於外卒  
然而傳勃然而訛途謳而巷和勞呻而康吟者也爾  
雅曰徒歌謂之謠塞下者何自周人北伐儼狁城彼  
朔方於是華夷之防征戍之役而秦人起臨洮歷  
九原抵雲中壘山湮谷以為長城則塞之名著而近  
塞諸郡邑為塞下地也錄者何錄其辭取其意不究  
其工拙獻之

督府蓋沿情以為治者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  
夫亡指雅也今廻併棄其風不采不列之樂官將何  
以宣上德而達下情乎錄而獻之為復古也錄而必  
曰塞下者何嘗觀諸周詩矣所謂採薇以下治外也  
其叙說征戍之苦室家之情勞遣之節休悉之禮備  
矣夫國之大事曰戎人情莫不好逸而惡勞安土而



重別勤以撫之懼其携也狀而述之洩其蓄也吟而  
咏之宜其鬱也此塞下謠之所由錄也夫謠者感於  
物而披之聲靡所由起靡所由止風行水流頃刻千  
里者也是故康衢擊壤其治極矣而大道惟公之不  
可復也白雲黃竹其思遐矣而平均諸夏之不可後  
也平城採葛其怨深矣而撫劍抵掌之不可尚也鄴  
郡白渠其利著矣而小惠未孚之不可恃也商羊萍  
實其智神矣而測度揣摩之大可效也青蓋白馬其  
識昭矣而天命有常之不可干也或曰塞下鄙於比

方其思滯其齒胡其聲靡靡採而獻之無乃戾於古  
乎嗚呼禮失而求之野茲固民風之自然而真詩之  
所存也昔孔子欲友春秋之治曰齊一變至於魯魯  
一變至於道夫塞下者其齊之等而當再變者乎夫  
天下勢而已矣識不早則力不易今錄此以獻之督  
府所謂及之力也然古者軍中之謠韓范為著今考  
之所謂賊膽寒賊膽散而已固二公忠誠所宜有乎  
動物而未久於其道以觀大成有終恨矣謠以著夷  
美以底成其在今日乎其在今日乎謠而終之以世



美之賦者何曰事以此始亦以此終受圖畫卦出書  
叙疇魯經所止亦曰獲麟終賦世美昭成考和以示  
有極也

晉行七述

祖山先生憲章懿哲耽慕墳典少有俊譽長多逸思  
抱鐸北土文教風馳而乃尊鱸動念磐石嬰情俯系  
乾而駕稅望華嶽以神疑青衿載集晉挽莫停蓋將  
陬印授之陳榮振巢許之英聲也庠群弟子郡諸學  
士及思玄大夫悵彼跡睽感茲道合惜遺珎于盛代

朔華山人集卷三

五

恐芳猷之靡托相與謀晉之于是若而人進曰蓋聞  
上棟下宇以處以居規制不備質失文虧而乃松栢  
校舍丹青閤宮衢端觀登戟列門崇環蕪翼翼流泮  
溶溶先生步履以出杖策而趨登陟深巖歷覽周遭  
唐碑漢碣周雅楚騷載咏載歌其興陶陶此居處之  
至適也亦願處此而少留乎先生曰幸有先人之敝  
廬足以蔽風雨吾不願此也若而人進曰蓋聞毛乃  
履皮章以飾體其儀不惑令聞無已是故端冕而祭  
鳴珮以朝冠祭斯祭服堯斯堯今先生有溫其容有



蓋其躬玄衣朱裳維組其工左旋中矩右旋中規登  
獻裸將顛有等威此披服之至貞也亦願服此而少  
留乎先生曰鄉閭有桑百餘株足以備裳衣吾不願  
服此也若而入進曰易稱定位詩刺相鼠惟禮與器  
不可假人是故禮會所嘉以和為用魯使在泮飲酒  
作頌今夫學宮之中禮所由出鄉飲有常長少咸集  
司正舉觶者英首辭賓僕揖讓介主委蛇而乃述聖  
經援大誥歌鹿鳴陳王道觴行有度肴舉有時靡不  
醉飽令德令儀斯先王之遺禮也亦願行此而少留

朔望山人集卷二

五十三

乎先生曰吾聞禮失而求之野余西鄙之野人也不  
願行此也若而入進曰禮能知政樂以觀德音宥所  
宣中和斯極是故咸英遺聲韶護晉舞季子所觀歷  
歷可數魏魏仲尼實曰素王闡布道範歷世重光今  
夫上丁有事郡國為一莫彼兩楹樂則八佾琴瑟在  
庭羽籥在序洋洋其聲秩秩其位登歌既嚴徹洗不  
廢斯先王之遺樂也亦願觀此而少留乎先生曰禮  
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吾不願  
觀此也若而入進曰文能華國學以達辭書不盡言



萬代由之是故言之不文行之不遠駢麗以則縝密而典蒐于往訓亦既有獲揅舩濡朱何代無作而迺竒思凌雲天葩灼目如江如河為絲為竹或歎長楊或陳天祿繼畧以書并且而讀諷詠者三嘆以忘憂聽聞者一唱而心服此天下之至文也亦領率弟子為之而少晉乎先生曰文以載道藝則虛車吾不願為此也若而人進曰達人多能君子不嚮聖亦有言文事武備是故詩書禮樂晉師廼成軼軼班功魯侯斯稱今天諸耦既集布侯斯張習射于矍相之圍行

朔望山人集卷二

五三

禮于明倫之堂勝者備巧負者從良而乃駕彼介駟御我戎車左杖黃鉞右秉白旄軍容既翕敵愾有威薄伐太原盡境而歸斯天下之大武也亦願率弟子習之而可少番乎先生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吾不願習此也于是思玄大夫進

曰

聖皇御世以德撫人于日為久于時為春播仁風于寰宇齊靈威于紫宸二八之徒以臣以鄰凶邪斥逐禎異駢臻而乃化行家國教始秉彛敏一有訓程試有



規坐擁皋比辨志雜辭顏趨孔步前唱後隨長老蓋  
孳孳而忘倦幼穉思少息以無時于是師道立善人  
多士行端民風和真才踵接異質肩磨揚于王庭歷  
試其他陳謨佐命都喻謦歌文舞兩階載戟干戈垂  
鴻休于萬祀策勳業于差我徵我河汾孰開斯道董  
薛程仇庶幾禮樂人以事君式昭明效斯君子之極  
功而天下之至樂也孰與偶木石而狎鹿豕離友朋  
而忘廊廟計一朝之便安委前芳于莫紹者耶于是  
先生正冠而與再拜以謝東我軒車進我徒列陳書

中庭誦說以悅





